



馬橋詞典

A DICTIONARY OF MAQIAO

韩少功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出 版 十 五 周 年 纪 念 版

馬橋詞典

荣获2011年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

韩少功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桥词典：十五周年纪念版/韩少功著. -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1.5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685 - 5

I. ①马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38889 号

马桥词典——十五周年纪念版

作 者：韩少功

责任编辑：汉霄 朱燕

装帧设计：曹全弘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 - 10 - 65930756（出版发行部）

86 - 10 - 65004079（总编室）

86 - 10 - 65015116（邮购部）

E - mail: zuoqia@zuoqi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qia.net.cn>

印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48 × 214

字数：250 千

印张：10.5

版次：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685 - 5

定价：3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功夫·小·天

韩少功 男，汉族，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。1968年初中毕业后赴湖南省汨罗县插队务农，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，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先后任《主人翁》杂志编辑、副主编（1982年）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（1985年），《海南纪实》杂志主编（1988年），《天涯》杂志社长（1995年），海南省作协主席（1996年），海南省文联主席（2000年）等职。

主要文学作品有《韩少功系列作品》（九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长篇小说《马桥词典》，长篇笔记小说《暗示》，长篇散文《山南水北》。另有译作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、《惶然录》等。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（1980年、1981年），上海中篇小说大奖（1997年），全国鲁迅文学奖（2007年），华语传媒文学大奖（2007年），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（2011年），以及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勋章（2002年）等。长篇小说《马桥词典》被两岸三地专家推选为“二十世纪华文百部文学经典”之一。作品有三十多种外文译本在境外出版。

编撰者说明

为一个村寨编写一本词典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尝试。如果我们承认，认识人类总是从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人群开始；如果我们明白，任何特定的人生总会有特定的语言表现，那么这样一本词典也许就不会是没有意义的。

语言是人的语言。迄今为止的各种语言成果，提供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，推进了人们的文化自觉，但认识远远没有完结。语言与事实的复杂关系，与生命过程的复杂关系，一次次成为困惑人类的时代难题。在这本书里，编撰者力图把目光投向词语后面的人和事，清理一些词语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与功能，更愿意强调语言与事实之间的密切关系，力图感受语言中的生命内蕴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较之静态语言，编撰者更重视动态言语；较之抽象义，编撰者更重视具体义；较之规范性，编撰者更重视实用性。这样一种非公共化或逆公共化的语言总结，对于公共化语言成典，也许是必要的一种补充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：

(1) 编撰者原来是依照各词条首字的笔画多少，来决定词条排列的顺序。为了便于读者较为清晰地把握事实脉络，也为了增强一些可读性，后来改成现在的排列顺序，但保留了词条的首字索引目录于后，方便读者查检。

(2) 每一个词都有一定的流传范围。在这本词典里，词目前加有△记号的，表示这个词的流传范围不限于马桥。相反，在词目后面加有▲记号的，表示该词流传范围限于马桥，甚至只为马桥个别

人使用。

(3) 为了减少读者阅读中的障碍，笔者在释文中尽量少用方言。但这并不妨碍有兴趣的读者，可以在阅读过程中，运用本书已经提供的方言知识，在自己心目中对释文中某些相应的词进行方言转换，那样的话，可以更接近马桥实际生活原貌。

1995 年 11 月

《马桥词典》条目首字笔画索引

一画

一九四八年（续）／99

二画

九袋／76

三画

三毛／161

三月三／7

三秒／232

亏元／283

马同意／189

马桥弓／7

马疤子（以及一九四八年）／84

马疤子（续）／93

小哥（以及其他）／23

乡气／16

下（以及穿山镜）／72

四画

- 天安门 / 269
不和气 / 167
不和气 (续) / 173
开眼 / 290
月口 / 75
公地 (以及母田) / 74
公家 / 104
双狮滚绣球 / 157
火焰 / 195

五画

2

- 龙 / 50
龙 (续) / 54
打车子 / 184
打玄讲 / 207
打起发 / 92
打醮 / 90
民主仓 (囚犯的用法) / 266
白话 / 302
台湾 / 107
汉奸 / 112
归元 (归完) / 301
发歌 / 37

六画

- 老表 / 10

夷边 / 135
压字 / 257
同锅 / 21
红花爹爹 / 198
红娘子 / 122
朱牙土 / 249
企尸 / 292
江 / 1
军头蚊 / 104
问书 / 222

七画

走鬼亲 / 191
呀哇嘴巴 / 188
你老人家（以及其他） / 202

八画

现 / 213
枫鬼 / 55
肯 / 59
罗江 / 1
官路 / 306
话份 / 136
怜相 / 247
怪器 / 274
放转生 / 279
放藤 / 237
放锅 / 22

宝气 / 152

宝气 (续) / 155

泡皮 (以及其他) / 264

九画

科学 / 31

茹饭 (春天的用法) / 204

栀子花, 茉莉花 / 281

挂栏 / 166

背钉 / 181

贵生 / 61

贱 / 65

荆界瓜 / 98

结草箍 / 218

狠 / 272

神 / 169

神仙府 (以及烂杆子) / 25

觉 / 36

觉觉佬 / 42

洪老板 / 159

津巴佬 / 239

十画

葛玮 / 233

根 / 183

格 / 144

破脑 (以及其他) / 247

哩咯唧 / 49

晕街 / 129
豺猛子 / 151
流逝 / 83
浆 / 112
冤头 / 118
罢园 / 250

十一画

梦婆 / 66
黄皮 / 128
黄茅瘴 / 256
甜 / 12
清明雨 / 166

十二画

散发 / 82
黑相公 / 223
黑相公（续） / 224
隔锅兄弟 / 297
蛮子（以及罗家蛮） / 4
渠 / 123
道学 / 127

十三画

碘酊 / 15
嗯 / 293
煞 / 147

十四画以上

模范（晴天的用法）／206

满天红／142

撞红／42

颜茶／135

黝／70

飘魂／251

嘴煞（以及翻脚板的）／215

磨咒／231

懈／255

懒（男人的用法）／259

醒／34

后记／308

附录：

文学有副多疑的面孔

——2011年2月国际纽曼华语文学奖授奖晚宴致辞／313

语言的表情与命运

——2004年3月在香港国际英语文学节上的主题演讲／315

《马桥词典》评价摘要／319

△江

马桥人的“江”，发音 *gang*，泛指一切水道，包括小沟小溪，不限于浩浩荡荡的大水流。如同北方人的“海”，把湖泊池塘也包括在内，在南方人听来有些不可思议。重视大小，似乎是后来人的事。

英语中的 *river*（江）与 *stream*（溪），就是以大小来分的。而近在海峡对面的法国，*fleuve* 指入海的河流，*riviere* 则表示内陆河或流入另一条河流的支流，与大小无涉。可见四海之内名理多异，不是一一对应的。

马桥人后来也明白了大小，只是重视得似乎不太够，仅在声调上作一点区分。“江”发平声时指大河，发入声时则指小沟小溪，外人须听得时间足够的长了，才不会搞错。我刚到马桥时，就发生过这样的误会，按照当地人的指点，兴冲冲寻江而去。走到那里，才发现眼下哗啦啦的江窄得可以一步飞越两岸。里面有一些幽暗的水草，有倏忽而逝的水蛇，根本不合适洗澡和游泳。

入声的江不是平声的江。沿着入声走了一阵，一下走进了水的喧哗，一下走进水的宁静，一下又重入喧哗，身体也有忽散忽聚的感觉，不断地失而复得。碰到一个放牛的老人，他说莫看这条江子小，以前的水很腻，烧得，可以拿来点油灯。

△罗江

马桥的水流入罗江，村子距江边有小半天的步行路程。过渡有小划子，若船工不在，过河人自己把划子摆过去就是。若船工在，五分钱一个人，船工把划子靠到对岸了，稳稳地插住船头篙，站在岸上一一收钱。点一张票子，就蘸一下口水。

攒下大一点的票子了，他就垫进一顶破旧的呢子帽，稳稳地戴

在头上。

过河钱无论冬夏都是一样。其实，夏天的江面要宽得多，水要急得多。若遇到洪水时节，漫漫黄汤遮天盖地而下，昏黄了一切倒影，向岸边排挤一叠又一叠的秽物，还有一堆堆泡沫塞在水缓的浅湾，沤积出酸臭。但越是这个时候，岸边的人倒越多，一心一意等待着从上游漂下来的死鸡、死猪、破桌子或者旧木盆，还有散了排的竹木，打捞出来捡回家去，这叫发大水财。

当然，有时候也可能有一个女人或者娃崽，泡成了巨大的白色肉球，突然从波涛中滚出来，向你投射直愣愣的呆目，吓得人们惊叫着逃散。

也有一些胆大的娃崽，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篙，戳着白色的肉球，觉得好玩。

2

江边的人也打鱼，下吊网，或者下线钩。有一次我还没有走到江边，突然看见几个走在前面的女人，尖叫着慌慌张张回头就跑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。再仔细看，她们的来处，男人无论老少，也不管刚才正在挑担还是在放牛，刹那间全脱光了裤子，一顺溜十几颗光屁股朝河里跳踉而去，大吼大叫。我这才想起，刚才闷闷地响了一声，是炮声。这就是说，河里放炮了，炸鱼了，他们闻声而脱是去捞鱼的。他们舍不得湿了自己的裤子，也不觉得这种不约而同的紧急行动会吓着什么人。

在马桥的六年里，我与罗江的关系并不多，只是偶尔步行去县城时得在那里过渡。说起过渡，五分钱常常成了大事。知青手里的钱都不多，男的一旦聚成了团，也有一种当日本鬼子横行霸道的冲动，过渡总是想赖账。有一个叫黑相公的，在这些事情上特别英雄，上岸以后拿出地下工作者舍己救人的做派，一个劲丢眼色，要我们都往前走，钱由他一个人来付。他摸左边的口袋，掏右边的口袋，装模作样拖延够了，看见我们都走远，这才露出狰狞面孔，说他没有钱，就是有钱也不给，老鳖，你要如何搞？然后拔腿就跑。

他以为他是篮球运动员，摆渡的老信子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。不料老人不觉得快慢是个什么问题，扛上一条长桨，虽然跑得慢，离我们越来越远，但决不停下步来，追了一里，追了两里，追了三里，追了四里……直到我们一个个都东倒西歪了挂涎水了，小小的黑点还是远远地咬住我们。谁都相信，只要没有杀了他，他今天不讨回这三角多钱，即便挥舞长桨追到天边，断不会回头的。他一点也没有我们聪明，根本不打算算账，不会觉得他丢下船，丢下河边一大群待渡的客人，有什么可惜。

我们无路可走，只有乖乖地凑了钱，由黑相公送上前去以绝后患。我远远看见老人居然给黑相公找还了零钱，嘴里大张大合，大概是骂人，但逆着风一句也没有送过来。

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位老人。清查反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一支手枪成了重点追查的问题。枪是在城里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搞到手的，打完了子弹，还舍不得丢，偷偷带到乡下。后来风声一紧，怕招来窝藏武器的罪名，才由黑相公在过渡的时候丢到河里，而且相约永远守口如瓶。这件事是怎么暴露的，我至今仍不清楚。我只是后悔当时太自作聪明，以为丢到河里就干净了。我们没料到上面不找到这支枪，根本不可能结案，相反，还怀疑我们把这支枪继续窝藏，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没完没了的审问和交代之后，好容易熬到了冬天，罗江的水退了，浮露出大片的沙滩。我们操着耙头，到丢枪的方位深挖细找，一心想挖出我们的清白。我们在河滩上足足挖了五天，挖出了越来越阔大的范围，差不多在刺骨寒风中垦出了人民公社的万顷良田，就是没有听到耙头下叮当的金属声。

一支沉沉的枪，是不可能被水冲走的，不可能被鱼虾吃掉的，沉在水底，也是不可能被什么人捞走的。奇怪的是，它到哪里去了呢？

我只能怀疑，这条陌生的江不怀好意，为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理由，一心要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去。

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才感觉到它的神秘，也才第一次认真地把它打量。它披挂着冬天第一场大雪，反射出刺眼的白光，像一道闪电把世界突然照亮，并且久久凝固下来。河滩上有一行浅浅的足迹，使几只白色的水鸟不安地上下惊飞，不时滑入冰雪的背景里让人无法辨别，不时又从我想不到的地方钻了出来——几道白线划过暗绿色的狭窄水面。我的眼睛开始在一道永久的闪电里不由自主地流泪。

没有什么人过渡。摆渡的不是以前那个老倌子了，换成了一个年轻些的中年人，笼着袖子在岸边蹲了一阵，就回去了。

我猛回头，发现岸上还是空的。

△蛮子（以及罗家蛮）

4

壮年男人别名“汉子”，是较为普遍的情况。马桥人更习惯把男人叫做“蛮子”、“蛮人”、“蛮人三家”。其中“三家”的来历不可考。古代有“楚虽三户亡秦必楚”一语，其中“三户”似乎并非特指男人。

明明是一个人，却带着“三家”的标记，承担着“三家”的使命，这是不是楚地先人的传统，不得而知。我曾经有一个想象：如果一个人的血缘来自父母两人，而父母的血缘又来自祖父母一辈的四人，祖父母的血缘又来自太祖父母一辈的八人……照此几何级数往上推算，只需几十代，全人类的巨大数目都可统括在先辈的范围之内，都是每个人共同的祖先。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的美好愿望，在这则简单的运算里完全不是虚言，竟有了生理学的可靠依据。从理论上说，每一个人都是全人类的后裔，每一个人身上都收聚和总结了全人类穿越了几十代的遗传因素。那么一个人还是一个人吗？还仅仅是一个人吗？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，“个人”的概念是不完整的，每个人也是“群人”。我希望马桥的“蛮人三家”中的“三”